

## 第七届鲁迅文学奖 短篇小说：

## 当下短篇小说的点·线·面

□张志忠

参加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的评选工作，集中阅读了近4年间各刊物和出版社出版的大量短篇小说，对其现状与走向有比较深切的体会和思考。本文就由点到面，从三个维度讨论之。

## 聚焦点：平俗时代的凡人故事

聚焦点，当然是从获奖作品的整体倾向谈起。冯骥才不仅是本次短篇小说获奖者中的最年长者，在我看来，也是该奖项中论境界情怀、论艺术造诣都名列前茅的。《俗世奇人》(足本)回归到日常生活本身，回归到天津的民情风俗，以拍案惊奇的方式写人写事，虚虚实实，真真假假，以退为进，欲说还休，有它的“悛”，有它的“糞”。苏七块的信守规矩与暗中变通；蓝眼的精明一生却误失荆州；刷子李的功夫超群纤尘不染偏偏会在黑色衣裤上露出一个白点，卖个破绽让你入彀；酒婆一辈子都在小酒馆喝惨了水的劣质酒然后半醒半醉摇过市，偶然一天卖酒人良心发现，她喝到真酒，却不料酩酊大醉出了车祸……每一章都有一个响亮的包袱，每一人都有其超乎常人却又纠结世俗的情怀，传统而又新奇，实在而又超拔，以小见大，以少胜多，注入了老天津的灵魂，彰显出旧时代的风貌。世俗，市井，都因为这些有性格有才华有故事的奇人而增添了勃勃的生机，平中见奇，俗中显异。

在当下，小时代和小叙事、日常生活和凡人小事，正在成为短篇小说的主色调。马金莲的《1987年的浆水和酸菜》即是如此。经历过那个狂飙突进的变革时代的人们，回望上世纪80年代，无论是中共十三大召开标志着市场经济要素的逐渐“正名”，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都堪为一个时代的标识；在文学上，无论是正在兴起的寻根文学、先锋文学，还是得风气之先的新写实小说，都是各自有各自的况味；日常生活中家用电器的普及，出国潮的涌动，从农村发展到城市和企业的承包制，经济效益，双轨制，皮包公司等，都是一个时代的深刻印记。但是，在马金莲笔下的那个小女孩“我”眼中，1987年作为时间的刻度，不过是关联着一段因为浆水和酸菜的制

作、断供和再度完成所造成的家庭喜剧：对生活充满新鲜好奇感的“我”眼中见出的富有回族生活特色的酸菜制作过程，二奶奶能不能从“我们家”借到(其实总是有借无还的借)浆水和酸菜的期盼，爷爷因为餐桌上的浆水和酸菜之有无表露出的喜怒情态，历历在目，生趣盎然。

正面强攻也好，迂回曲折也好，关于如何处理文学与时代性的关系，既有着特定历史时期的规约，也有作家的自主选择，见仁见智，无可厚非。朱辉的《七层宝塔》中的唐老爹，随着城镇化的进程进了城住了高楼，却仍然要坚持养鸡种菜的农家生活方式，与住在楼上的年轻人阿虎夫妇发生诸多矛盾冲突——唐老爹一辈子闻鸡起床，阿虎嫌弃这位“二爹”的鸡鸣吵人；唐老爹种几棵稀稀拉拉的青菜聊胜于无，阿虎厌恶菜地的粪臭透入他家的窗户；反过来，阿虎夫妇卖烟花卖冥币，前者让唐老爹提心吊胆，后者则实在有些不利；为此，老小两代人摩擦不断。惟能让唐老爹安心片刻的观音塔，是他的乡村生活遗留下来的惟一见证，成为沟通既往历史的惟一纽带，但它也在阿虎的盗掘与地方政府的“保护性拆除”中行将消失。一向以“讲理”著称和自豪的唐老爹，到哪里说理去？

正是减去了宏大叙事的挤压，日常生活的琐碎与平凡得以放大和扩张，小说的叙事艺术也被置放于重要的地位。黄咏梅《父亲的后视镜》所写的父亲，人生中有两个大的节点，一是出生于革故鼎新的1949年，是共和国的同龄人，二是一辈子开大货车，曾经在青藏高原的天路上行车。然而，在平常的岁月淘洗下，他这两处可资谈论的亮点都逐渐暗淡了。当年只道是非常，晚年莫再话沧桑。作者选取了与汽车司机的职业密切相关的后视镜作为结穴之处，而父亲年轻时的衣冠楚楚、在公路上竞技追车发生艳遇，退休后为了改善脊柱变形的职业病去练习倒行，遇到以感情和婚姻“碰瓷”的特别女性，再到以仰泳的姿态在运河里倒行逆施潇洒畅游，这不也是小人物的快乐人生吗？

在当下一地鸡毛式的庸常岁月里，弋舟总是顽强地在寻找和建构着虽然微弱但不可或缺的生命之光。《出警》没有那些侦破奇案的惊险曲折，也没有什么刀棍齐飞的生死搏斗，甚至还有意识地排除了可能的戏剧性情节，呈现出“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的恬静。作为派出所的民警，最年轻的小吕、小有经验的“我”和已经退休的师傅老郭三代人，形成一个相互传承的梯队，负责管辖地界的治安情况，兢兢业业地守土有责，也习惯于平平淡淡的生活。小吕和“我”因为值一次夜班可以补休一天而得到小小的快乐。那个曾经的犯罪分子老奎，作为重点工作对象，给“我”带来了不少麻烦，其中的动因却是因为老奎的孤单生活寂寞难熬，导致老奎宁可重回监狱以便生活在人群中。于是，“我”和老郭这样的民警除了要维护治安，还要“出警”到人们的心

灵世界，把对有缺陷的生命的关爱进行到底。

## 行进线：写实主义大行其道

当然，小叙事终究无法脱离时代变迁。现实中老天津卫的风情民俗和以手工艺人为主的各行各业已经基本消失，《俗世奇人》(足本)为那个失去的年代留住了精气神；只因当下的物质生活水平和饮食习惯都发生重大改变，人们才会悠然回望和留恋《1987年的浆水和酸菜》；《出警》中被片警重点管理的老奎，他的经历非常独特，但他独处一室时的难耐寂寞却是以老龄化社会的问题为背景的；《七层宝塔》所反映的，同样是21世纪以来普遍存在的农民在城市化进程中不但失地而且失根的淡淡乡愁。

分散开来看，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困境，集合起来看，这仍然是大时代的一个个小小的剪影。就像鲁迅先生所言，一时代的纪念碑式的文章，文坛上不常有；即有之，也十有八九是大部的著作。以一篇短的小说而成为时代精神所居的大官阙者，是极其少见的。但至今，在巍峨灿烂的巨大的纪念碑式的文学之旁，短篇小说也依然有着存在的充足的权利。(《〈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小引》)

这一时段的短篇小说，尽管有蔡骏《北京一夜》的奇幻，有曾皓《追赶影子的将军》的神奇，有须一瓜《灰鲸》的跳脱，但是，贴近生活、连通地气，现实主义或者说写实主义却是近年小说的主要路线。

储福金擅写围棋人生，长篇与短篇齐飞，棋道和人道相融。他的《棋语·搏杀》中，那种“大杀器”的战术非常怪诞蛮不讲理，但一毫一末写起来又非常质实，两位棋手如何精致地做饭吃饭，如何一丝不苟地记载棋局输赢，直到作品的主人公从超级“无厘手”中挣脱出来最终获胜，颇富有人生的哲理意味。王方晨近年来致力于“老实街”系列小说的创作，与冯骥才《俗世奇人》(足本)异曲同工，借一条古朴老街写世道人心，平中见奇，实中有虚，笔墨老到，却又常于娴熟之中见出生涩。这次入围的《大马士革剃刀》，就是充满了迷官似的小巷幽径，两位各自深得人望的中年男子，一位是被誉为“济南第一大老实”的左老先生左门鼻，一位是新来不久却手艺出众口碑极好的理发师傅陈玉俊，邻里高义，令人赞叹，那把来历不凡的大马士革剃刀在他们之间的两送两还，更是成为一桩佳话，为这条百年老街的“老实”传统增添新的光彩。故事的走向出人意外，似断似续，费人猜详。“老实街”的拆迁和消失令人惋惜，但是，在它的实体消失之前，它的精神命脉是否已经暗中断裂衰亡了呢？

时代的平庸，容不得浪漫情怀的存在。一把剃刀，测出了人情冷暖，一部诗集，尽显世道凄凉。朱山坡的《推銷员》，同样是巧构，却不同于王方晨的暗调，而更像是一场闹剧。一个房产老板，卖房子赚了大把大把的钱，却别出心裁地要手下的推銷员去推銷自己的诗集；他不少卖诗集的所得，问题是在几十平米几百平米的房间里，还有多少人愿意摆下一张阅读的书桌？被现实挤压的人们，还能够容纳多少诗情逸兴？刚从乡下来的小青年，以为凭借自己的执著、善良和恳求就能完成推銷诗集的任务，从而通过考核，成为正式的房产推銷员，孰料却一头碰在一个“钉子户”那里，受尽羞辱以至暴力殴打，始终未能完成推銷任务，那一个个令人向往的名字，卢远志、隋正义、祥瑞楼，都化作绝妙的嘲讽。

从讴歌理想张扬浪漫，到在细微的生活末节上发现悲情拷

## 第七届鲁迅文学奖 报告文学：

## 在报告文学中，我们遇见新时代

□丁晓原

第六届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的申报作品是193(篇)部，到了第七届，申报数上升到了233(篇)部。这从一定意义上说，近年来报告文学的创作生产力持续稳健地增长着。党的十八大以来，砥砺奋进、实现中国梦的新的时代生活，为报告文学的写作提供了无限丰富且有重大价值的题材和质料，同时，也极大地激活了报告文学作家关注时代、抒写时代、致敬时代的热情。老中青三代作家勉力前行，从不同视角，摄取广阔的现实风景，以各具姿色的笔墨，描绘行进中的新时代，开掘过往的历史蕴藏。可以说，报告文学这一文体已由过去的文学轻骑兵俨然成为今天大写中国梦百年潮的文学重器。

报告文学是一种特殊的时代文体，真实及时文学地报告鲜明的时代主题生活，表现人民的伟大创造，反映激昂的时代精神等，是它独特而优长的文体功能。第七届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参评作品以及最终5部获奖之作，正是在这里显示着它们的特质和价值。李春雷的《朋友——习近平与贾大山交往纪事》以短篇制式，记写了青年习近平和作家贾大山的交往故事，以质朴的细节白描和精致的结构艺术，真实生动地表现了人物真挚诚朴的情怀和品格，显示出人性的美好。丰收的《西长城》讲述的是“新疆建设兵团一甲子”的历史。历史正在渐行渐远，丰收作品打捞起并存活了那段艰难而辉煌的“屯田戍边”的岁月，让我们对岁月中那些襟怀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浪漫主义“化剑为犁”的人们致以深深的敬意。许晨的《第四极——中国“蛟龙”号挑战深海》以长篇格局报告“中国‘蛟龙’号挑战深海”这一重大科技成就。“第四极”的题名，精准地隐喻了“蛟龙”深潜的重大意义。作品以我国深海探潜实验和作者随科考船采访体验的故事叙述为双线结构，复式的叙事使作品显得丰富而饱满。除《第四极》外，还有《中国机器人》《中关村笔记》《中国创新之问》《中国南海的冰与火》《中国之蒿》《风动中国》《中国超算》《中国速度》《大机车》《嫦娥揽月》《太空双子星》等。科技题材的写作成为新时期以来报告文学写作的又一个重点，其中不乏优秀之作。这些作品讲说的是科技强国的故事，展示的是中国创造和中国力量，颇能感奋人心。

大河奔流的时代是报告文学写作的源头活水，也从根本

上规定了特定时期报告文学写作的风向和质地，报告文学作家只有能动地把握时代的脉动，才有可能写出与时代同频共振的作品。生态文明建设和精准扶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在这些方面多有部署，人民群众更有大量可圈可点的成功实践。报告文学作家敏于时代的新变，热情地观照反映时代新主题的新题材，生态写作和扶贫报告不仅形成了可观的数量规模，而且不少作品时代感、思想性和文学性兼具，成为近年报告文学写作中特别引人瞩目的部分。这次的获奖作品《大森林》可以说是报告文学生态书写的一部代表作，年过七旬的诗人报告文学作家徐刚，上世纪80年代以《伐木者，醒来！》为他的生态报告文学写作开篇，30多年沉潜此中。《大森林》叙写的是森林的大历史，也是一部人与森林的关系史，史中有诗，蕴意深厚。在《大森林》中，生态不只是作为问题，而更多的是作为一种文明呈现着，反映出的正是我们这一时代的巨大进步。李青松的名字，他所从事的工作和他的写作，都好像在告诉他他与生态文学有着一种天然的机缘。他的作品《万物笔记》是短篇作品集，在我看来就是一部博物志。作者取物众多，状写得细而有味，一物一世界，生态观微中有大观。李青松以他的方式丰富并延展了生态报告文学的书写空间。有关贫困或扶贫脱困，已经不是报告文学写作的新话题，部队作家黄传会此前早有了“反贫困作家”之称。进入新时代，全面实现小康的发展目标，使得“一个都不能掉队”成为国家的重大政治安排，精准扶贫，全面脱困，不只是一项国策，更是举国上下行动。这也成为近年报告文学写作的一个重点题材领域。与原先再现贫困问题的严重存在不同，现在的作品更多地报告扶贫攻坚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纪红建的《乡村围垦》以10多个省市区200多个村庄的行走，全景式富有质感地描绘了行进中的中国扶贫脱困的靓丽风景，真实生动地呈现出精准扶贫这一国家战略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国是主题的宏大与乡村扶贫故事书写的细实有机融合一体，使作品显得厚重而丰富，感人又可信。

人民是时代的创造者，也是中国故事的主人公。报告文学作家在书写现实和历史时，总是把致敬的目光和深情的笔

投向那些可敬可爱的时代之子和中国脊梁。检视本届报告文学奖参评作品目录，如果从所写内容的类型看，其中的人物类报告文学，包括人物传记，占比很大，大约有三分之一。作品的主人公许多是杰出人士或时代楷模类人物，如《袁隆平的世界》《姜仕坤》《公仆廖俊波》《路遥传》《潘家铮传》《让兰辉告诉世界》《沧海英雄》《谷文昌》《因为信仰》《两个人的海岛》《布衣壶宗：顾景舟传》《泰山有个贾大山》《永远的李保国》等，其中的优秀者能写出人物人生的行迹、业绩，更能传达出对象的气韵和精神，形神兼得地垒起人物可触可摸的真实形象。陈启文写袁隆平，将人物聚焦在“世界”中做文章，凸显其人生世界、科学世界和精神世界的独特内存，作品因叙写的真实丰富饱满而使人物鲜活地立了起来。徐富敏笔下的李保国，像他所钟爱的太行山一样质朴而挺拔。作品以朴实的故事叙述和富有表现力的细节再现，真实地刻画成像农民一样的教授李保国奉献山区带领农民脱贫致富的感人形象。也有一些作品所写人物是寻常百姓，如《大地的云朵》《中国新工人：女工传记》《阳光大姐的故事》《国之盾》《听李迪讲中国警察故事》《小巷总理》《社区纪事》《雪莲花开》《守望初心》等，在平凡中实现有意义的人生价值，发出闪亮的光彩。余艳的《守望初心》讲述的是一群湘西“红嫂”的故事。她们以初心昭示信念，以守望诠释忠诚。阅读可歌可泣的红嫂故事，我们的精神受到了一次深度的洗礼。

报告文学不只是主题写作，也不只有宏大叙事、时代报告。获奖作品代表了一个时期内某类写作的水准，但我们不要将其误解为报告文学只此一路。一种充满活力的文体，它当向生活做多面的开掘，它应有异彩纷呈的制式。我理解的非虚构，其意指也正在这里。近年来的报告文学写作正朝着这样的路向前行，这次的申报作品可以说是一次检阅。从获奖作品看，现实题材作品无疑收获最多。但实际上，历史写作已成为报告文学的重要构成部分。李发锁的《围困长春》显示出作者把握重大历史题材、探究历史真实的能力和勇气。李发锁将小说的结构艺术、人物性格凸显方法等有机导入，因而《围困长春》显得大气又细密，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高洪雷的《大写西域》《楼兰啊，楼兰》，基于“一带一路”的背景，进入绵

远的历史隧道，站在人类文明演进的高端，运用人类学、民族学、地理学、考古学和文学等多学科交叉方法，别开生面地为我们展示了那远去的楼兰和西域时空镜像。王彬彬的《大屠杀中的妇女、孩子和女孩子》是一篇历史纪实随笔，取古今中外极端的反人类、反人性事件，于静默的叙写中，体现了强烈的批判精神。

报告文学需要宏大叙事，但也不能缺失有内涵的个人性言说。冯骥才的《炼狱·天堂》、邵燕祥的《一个戴灰帽子的人》、张新颖的《沈从文的后半生》、裘山山的《家书》等，将个人史与大时代的叙写交融一体，人生命运之况味溢流其间，大历史的面影也在当中。题材的多样化也是这届鲁奖参评作品的一个重要特点，薛舒的《远去的人》、方格子的《一百年的暗与光》、普玄的《疼痛吧指头》、周芳的《重症监护室》等作品，作者将视点移到另异的对象，阿尔茨海默症、麻风病、自闭症等患者成为作者叙事的主要对象，可以说是一种特殊的类的生命写作，别有意义。

自然，一种文体的持续稳健发展，需要有一支与之相适配的可以接续发力的创作队伍。难能可贵的是资深的报告文学作家，如何建明、黄传会、李鸣生、赵瑜、王宏甲、徐剑、杨黎光、李延国、白曹、曹岩、杨晓升、张雅文、陈启文、朱晓军、傅守军、徐锦庚、铁流等，他们依然葆有旺盛的创作劲头，仍有力推出。更值得我们高兴的是一批年轻的报告文学作家已经成为写作的有生力量。李春雷、纪红建、丁晓平、丁燕、马娜、王国平、程雪莉、周芳、赵雁、李璐璐、李海燕等，他们近年来的创作和本届参评作品大多质量上乘，受到了关注，这是一批值得我们有更多期待的报告文学作家。

报告文学这一文体，“报告”规定了它非虚构的内在，而“文学”才是它的属类，是“报告”价值达成的关键。报告文学写作中存在的不足，我想主要还是报告有余，文学不足，有的作者文学思维缺失，文学意识淡薄，有的则是写人叙事、谋篇结构、语言表达等文学能力偏弱。另外，就是具有思想深度、精神厚度且有较强的非虚构叙事表现力度的作品，不是没有，但是相对较少。这些都是需要报告文学作家努力弥补的短板。远方和未来，不只是诗，还有报告文学。

从这次参评的作品中，可以窥得当下短篇小说的几个特征。一是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成绩喜人。回族作家马金莲的获奖是一个证明。此外，阿拉提·阿斯木的《酒哥》在语言上可圈可点，用诙谐风趣的口语把一个维吾尔族嗜酒如命、醉酒故事不断的男人刻画得活灵活现。朝鲜族女作家金仁顺的《纪念我的朋友金枝》寓庄于谐，对于心颇高却无根漂泊的女友金枝的一生简笔勾勒，笑中有泪。回族作家李进祥的《讨白》从回族民众的生活习俗讲起，切入的却是革命、信仰、忠诚、生死的大命题。两位藏族作家的作品，尼玛潘多的《晒太阳》、万玛才旦的《气球》，一个写藏族高寿老人80岁年纪要穿白袍，引出老人家的牵挂与被忽略、被轻视的怨怼；一个写人与羊的种姓传统。一头连着衰老和死亡，一头接着新生与未来，在这故事的主线周边却是丰富的日常生活风情，具有浓郁的藏族特色。在故事与风俗的新奇背后，更为重要的是这些作品表现出来的面对生活的坦然和豁达，这些表现边远地区淳朴生命与民族风情的作品，让我们体会到旷达与宁静，体会到了“慢生活”的魅力。

二是部分作品的选材与主题的相对集中。南翔的《回乡》写上世纪80年代末期的台湾老兵还乡，在亲情与利益的牵扯中一脸笑一脸泪，烦恼无穷。刘玉栋的《回乡记》中，做儿子的应父亲要求回乡，为受人欺负的父亲争公道，却发现乡村道德与人情统统礼崩乐坏。向本贵的《年关》写的是打工者还乡，姐弟二人对待留守家家的老母亲的亲疏态度，令人感叹人心不古。津子围《麦村的桥》的还乡故事别具一格，少年上学时遇到洪水，陆小杰侥幸脱险，表妹遇难，给陆小杰留下永远的伤痛；上大学，做办公室白领，下海经商事业有成，人到中年终于兑现自己的少年梦想，要给家乡亲自设计、建造一座桥。余一鸣的《稻草人》中，独守空村坚决反对搬迁的老奶奶，将那些已经死去的村人们扎成了稻草人，以留住他们的灵魂……各种各样的还乡故事，展现出乡村生活的既往与现状。

但是，这样的作品也让我感到了某种不满足，感到其中的逼仄和浅白。当下的作家们都是生活在大大小小的城市里，保留在少年时期的乡村生活记忆经由一两次短暂的回乡经历而激活，乡村的衰落和人心的变异因此成为他们最深切的感受，即时的印象式书写，无法洞察乡村生活的丰富而过多地发出今不如昔的哀叹。与此同时，也有哲贵《柯巴芽上山放羊去了》和欧阳黔森《武陵山人杨七郎》这样与时风逆向而行的作品，前者写农业大学毕业的率性女孩柯巴芽不慕世俗世生活，先是自愿报名支边，后来又主动承包山区土地艰苦创业，后者写的杨七郎是今日乡村中鲜见的有血性受尊重的维护公道者，他的草莽性格和坦荡襟怀，令人拍案惊奇。

报告文学需要宏大叙事，但也不能缺失有内涵的个人性言说。冯骥才的《炼狱·天堂》、邵燕祥的《一个戴灰帽子的人》、张新颖的《沈从文的后半生》、裘山山的《家书》等，将个人史与大时代的叙写交融一体，人生命运之况味溢流其间，大历史的面影也在当中。题材的多样化也是这届鲁奖参评作品的一个重要特点，薛舒的《远去的人》、方格子的《一百年的暗与光》、普玄的《疼痛吧指头》、周芳的《重症监护室》等作品，作者将视点移到另异的对象，阿尔茨海默症、麻风病、自闭症等患者成为作者叙事的主要对象，可以说是一种特殊的类的生命写作，别有意义。

自然，一种文体的持续稳健发展，需要有一支与之相适配的可以接续发力的创作队伍。难能可贵的是资深的报告文学作家，如何建明、黄传会、李鸣生、赵瑜、王宏甲、徐剑、杨黎光、李延国、白曹、曹岩、杨晓升、张雅文、陈启文、朱晓军、傅守军、徐锦庚、铁流等，他们依然葆有旺盛的创作劲头，仍有力推出。更值得我们高兴的是一批年轻的报告文学作家已经成为写作的有生力量。李春雷、纪红建、丁晓平、丁燕、马娜、王国平、程雪莉、周芳、赵雁、李璐璐、李海燕等，他们近年来的创作和本届参评作品大多质量上乘，受到了关注，这是一批值得我们有更多期待的报告文学作家。

报告文学这一文体，“报告”规定了它非虚构的内在，而“文学”才是它的属类，是“报告”价值达成的关键。报告文学写作中存在的不足，我想主要还是报告有余，文学不足，有的作者文学思维缺失，文学意识淡薄，有的则是写人叙事、谋篇结构、语言表达等文学能力偏弱。另外，就是具有思想深度、精神厚度且有较强的非虚构叙事表现力度的作品，不是没有，但是相对较少。这些都是需要报告文学作家努力弥补的短板。远方和未来，不只是诗，还有报告文学。